

《黑暗王国之四》

花园系列
【第一辑】

水 精 涟 漪

乔南仪
◎著



主编 / 兰 月

我从来不相信缘分
直到遇见了你 我生命中的精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精涟漪/乔南仪著.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2. 11

(花园. 第1辑/兰月主编)

ISBN 7-80606-600-4

I. 水… II. 乔…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85295号

花 园(第1辑)

主 编:兰 月

作 者:乔南仪

责任编辑:王笠君

出版发行:吉林摄影出版社

社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联系电话:0431—5638387

邮政编码:130021

印 刷:长春市金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960 1/32

印 张:225

字 数:4000千字

版 次:2002年11月第一版

200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书 号:ISBN 7-80606-600-4/I·34

定 价:250.00元(全50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水精涟漪

乔南仪 著

什么东西啊！

他吓了好大一跳，这美得好像话的女孩，

竟趁他洗澡时，平空的蹦出来，

掉进他的浴缸里，还好已围上浴巾，

否则岂不“春光外泄”，哈！

她是黑暗王国来的水精，

要来这“借住”几天，笑话！

谁理她呀！我还是“原振侠”咧



但不信行吗？看厨房的锅子绕着客厅飞，

还有那正对着自己而来的刀子

……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科幻小说写太多，

而脑子的神经有点“短路”……



1

“救命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嘿嘿，你没想到有一天也会落在我手里吧？你骗得过人类，可瞒不过我怪探胡一刀的眼睛，今天我要揪出你的真面目！你认命吧！”

“哇！杀人啦，救命啊，啊……”

“闭嘴，西宝！”他从电脑荧幕上抬起头来，瞪了声音来源一眼。四周立刻静寂了下来，只剩下电脑键盘被按的飞快的嗒嗒声！

不到十秒钟，那个声音又高亢的响了起来，精力充沛的传来了五个字：

“闭嘴，黑崎健！”

黑崎健停下了手上的动作，随手抄起了一团纸往左后方一丢——不用看也知道正中目标，因为一串尖叫声已经伴随着一阵翅膀的拍动声钻进了他的耳朵里——

“哇！杀人啦！谋财害命啊，救命啊……”

“啪”一声，他关上电脑，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斜睨了那只仍兀自拍着翅膀不停叫的鹦鹉。他拿掉了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凑到它面前去，它立刻停止了声音。

“何振飞那家伙刚刚喂你吃了些什么，让你情绪亢奋了一个晚上？”他低低咕哝了几句。

每当何振飞来过这里，西宝就会像开始发春般聒噪几个小时不得安宁。偏偏他的警告对何振飞那个家伙来说根本没有用，每回何振飞非得要逗逗西宝，和它“聊聊天”才肯告辞打道回府！久而久之，他也懒得管了。反正他们要“聊天”随他们便，他可没那个闲工夫去搭理这一人一鸟两



个神经病；更别提去管何振飞那小子都教西宝些什么不三不四、奇奇怪怪的话了。

直起身，他正要往浴室走，西宝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黑崎健，你很帅！”

“谢谢！”他头也没回。

“可是我何振飞比你更帅！”西宝得意洋洋地说，兴奋地拍着它的翅膀。

他回过头，斜睨着西宝，“何振飞他说谎。”

“黑崎健是笨蛋！”西宝接的顺口，神气的看着主人。

这个大王八蛋！他微皱着眉嘀咕。

西宝只是只鹦鹉——学习能力超强，但头脑有点简单的鸟罢了，何振飞那混蛋倒像教他儿子般的倾囊相授，连人鸟之分都不管了，这简直是……

“闭上你的嘴，不准干扰我睡觉，否则小心我扁完你之后宰了你炖汤喝！”他警告加威胁的轻弹了一下它的头，它立刻又像世界末日到了一样的尖叫了起来——

“杀人啦，救命啊，谋财害命啊……”

正想充耳不闻的往自己的房间走，门铃顿时响了起来，西宝的尖叫声也识相的嘎然而止。

谁会在这个时间来？他瞄了一下表：接近午夜十二点。虽有点纳闷，他还是前去拉开了门，一面还对西宝做了个“不准开口”的手势。

门开了，门外站了一大票睡眼惺松、全穿着睡衣睡裤、衣衫不整的——邻居。他的心一沉，本能已经告诉他即将面临什么事了。

“有事吗？”废话。他咕哝。难不成这一伙人三更半夜来找他签名吗？

“对不起，黑崎先生！”站在众人面前，一脸正义凛然的警卫先生威严十足的开口了：“我们都知道您是个名作家、也都知道您有熬夜赶稿的习惯，但是——能不能请您和您的鸟音量稍微小一点？”

“是鹦鹉！”一个小弟弟插嘴了。

《水精涟漪》



“哦！”察觉自己“失言”，警卫先生掩饰的轻咳了一声，“咳，请您和您的‘鹦鹉’安静一些，免得干扰到别人的安宁！否则，我只好报警处理了！”

见众人全不甚高兴的怒视着他，黑崎健有些抱歉地说：“对不起，吵醒大家了。我保证——不会再有这种事发生了……”正说着，西宝的声音又高八度的叫了起来——

“你是黑崎健，我是西宝！你好，我好，大家好！”说完它又猛拍翅膀，不停地三支特别为它订做的横杆上跳上跳下。

这只笨鸟！他在心里诅咒着，脸上却带着笑，“很抱歉给大家带来麻烦了，我……”还没说完，西宝的声音兴高采烈的传了出来——

“黑崎健！黑崎健！”

“闭嘴，西宝！”他火大的回过头就吼，一面仍然得对站在门外的邻居们保持他一贯帅气迷人的笑容。

偏偏西宝不知道是吃了什么兴奋剂，不但对他的命令恍若未闻，而且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

“我是西宝！我是西宝！你好，我是西宝！”

“我知道你是西宝！我说闭嘴！”他的耐力已经逼到了极限，狠狠的瞪了西宝一眼。

“咳，我说黑崎健先生……”见他一副快冒火的表情，警卫先生由原本的主持正义转为颇感同情，拍拍他的肩，“有这么聪明的鸟是很难得，但是……你也知道咱们这种高级公寓是不准养宠物的，要不是有这么群胸怀宽大的好邻居们……”

警卫先生说着，站在一旁的邻居们表情也由责怪变成“胸怀宽大”的和善。

“我知道！”他直到确定西宝不会再发疯之后才回过头面对众人，“谢谢你们！我不会再让西宝干扰到大家，今天的事——我很抱歉……”

“哎呀，没关系啦，黑崎健先生！”一个胖太太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抢着开口：“其实我们也觉得很荣幸能和您这个名作家为邻呢！您不知道啊，您前阵子出的那本



科幻记述四度空间的推理小说我的儿子女儿们多迷哪！尤其是我女儿，直夸您长得这么帅，实在不该当作家，应该去当电影明星啦！她还等着我找机会拿书给您签名哪！”

“哦！”要在平常，他绝对非常乐意倾听任何人对他作品的评语，但现在，半夜十二点，他只想赶快打发走这一群夜半访客回房间去睡觉！

“是啦！是啦！”一群人似乎全忘了来找他的目的是什么、七嘴八舌的附和着。

“说真的，黑崎健先生，您算是青年才俊哪。”连警卫先生都开始比手划脚了起来，“您在报纸上那个专栏我每个礼拜都看哪，连我们家那学医的大儿子都说……”

天啊！他在心里呻吟。看来这群人打算在这儿开个小型讨论会了，偏偏他又不能当这群人的面甩上门，表明他根本没兴致多站在这儿一分钟——即使他很想。

“大胖子！大胖子！”就在这时，西宝的声音又不甘寂寞的叫了起来，霎时众人暂停了开讨论会！

“呃……”他赶忙趁这个机会清了清喉咙，礼貌而客套地说：“不早了，各位明早都还有工作不是吗？我想……”

“说的是！大家都回去吧！”警卫先生这才像想到似的转向众人，“各位都回去吧！我想黑崎健先生不会儿再让他的鸟吵到大家了……”

“是鹦鹉！”小男孩又抗议了。

“是鹦鹉！”警卫先生一本正经的更正。

大伙儿鱼贯般的正要回自己的住处，西宝的声音又一秒不差的传了出来——

“我是西宝！我是西宝！黑崎健！黑崎健！”它兴奋至极地上下乱跳一通，完全不把主人咬牙切齿的目光放在眼里。

原本走到电梯口的警卫先生又折了回来，黑崎健虽纳闷，却仍保持礼貌的微笑，“警卫伯伯……”

“我想看看你的鸟……呃，是你的鹦鹉！”警卫伯伯笑呵呵的朝里头探。

黑崎健一时没来得及反应，警卫伯伯已经自顾自的推

《水精涟漪》



门而入，直直的朝西宝走去。

西宝一见来了个胖伯伯，先是疑惑的看了半晌，然后安静了下来。

“它叫什么名字？”警卫伯伯问，伸手要去摸西宝，但它却往上跳开了！

“我是西宝！我是西宝！你好！”黑崎健还没来得及回话，西宝已经自我介绍完毕了。

“西宝？”警卫伯伯有些困惑地皱着眉。

“家母为它取的名字！”黑崎健说。不知道这只蠢鸟待会儿又会冒出什么惊人之语？

“是啊？”警卫伯伯呵呵一笑，一面伸手想摸摸它，它却一个箭步跳了开去，然后是一个足以再度吵醒整栋楼所有人的高八度噪音响了起来——

“救命啊！杀人啊！你好胖！你好胖！是猪！是猪！”

顿时，黑崎健看见警卫伯伯停在半空中的手和完全僵硬的笑容。西宝仍然还不知死活的上下乱跳、得意洋洋的猛拍翅膀——它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个警卫先生生平最痛恨任何人对他身材的形容词……

第一次，黑崎健真的有把西宝宰了炖汤喝的冲动！



一进到出版社大门，黑崎健连太阳眼镜都还没拿掉，一道黑影已经旋风般的朝他直直的冲了过来。他眼明手快地往后退了两步才没和那个跑路不带眼睛的家伙撞了个满怀。

还没来得及看清那冒失的人影，一个女性高八度的噪音已经恨恨地叫了起来，“何振飞，你给老娘记住！我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的！”

黑崎健微挑起眉，看着那个女人丢下一连串诅咒之后忿忿地踩着三寸高跟鞋走出了大门。

他回过目光，坐在门口的柜台小姐这才发现他似的站了起来，呐呐地开口：“黑崎健先生……”

“咳！”他轻咳了一声，“呃……我想你们老板大概不太方便……我只是经过这儿，顺道将稿子带过来。麻烦你告



诉他稿件带到,我先走了!”

说完他转身要走,何振飞的声音却分秒不差的从他身后吼了出来:

“看什么?没见过你们老板发火啊?还不赶快工作!再看,下个月每个人扣两千块薪水。”

黑崎健停下了原本要往外走的脚步,回过身,只见何振飞一脸火冒三丈的表情由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显然是才刚经历过一场惊天动地的浩劫——任何人一眼都可以看出何振飞的左脸上那五道清晰的指印。

“老……老板……”那位柜台小姐结结巴巴的:“这是黑……黑崎健先生的稿……稿件……”

“他人呢?”何振飞还在吼,看来已经气到连黑崎健就站在门边都没看到了。

柜台小姐显然被那一吼给吓住了,好半天连一个字都挤不出来。

“又让他给跑了?你这个接待人员干什么用的?”何振飞咆哮,似乎要把刚才的“不满”一古脑地全发泄出来,“我早上是怎么交代的?只要见到黑崎健那个家伙就马上通知我,千万别让他给溜掉。你是耳朵聋了还是把我这个老板的话当耳边风?”

“没……没有啊……”柜台小姐委屈的眼都红了,一副备受虐待的小媳妇样。

何振飞正想再开骂,一只大手搭上了他的肩膀上——

“干什么?”何振飞回过头就吼。哪个不要命的家伙居然敢搭老板的肩膀,简直是活久嫌腻了,“你是哪根葱,居然……”他的声音在见到背后那足足高他半个头的高大身影时嘎然停止。

“够了吧,老板?”黑崎健似笑非笑地开口,“你瞧你把人家小姑娘吓成什么样子了?再骂下去你可要破纪录了,一个月内赶跑了二十个接待人员。”

“你以为我愿意啊?”何振飞咕哝道:“真亏每个都是大学毕业生的,办事效率简直是零,全是一群饭桶。”

“你在说谁啊,何振飞!”他话才刚说完,一个略带调侃

《水精涟漪》



的女性噪声插了进来。他们同时回过头去，瞧见正抱着好几瓶矿泉水走进来的高若蔷。她在看见黑崎健时微扬起眉。

“嘿，真是稀客啊！财神爷大驾光临。”高若蔷将一瓶矿泉水丢给他，转身要朝里头走，却被何振飞给拉住了。

“喂，若蔷。”何振飞苦着一张脸指指自己，“你也太厚此薄彼了吧？怎么就只想到他会口渴，没顺便想到我呢？”

“刚刚是谁说大学生办事不力，全是一群饭桶的？”高若蔷睨了他一眼，然后一愣——

“你那个脸是怎么回事？”她勉强忍住笑，“你老婆又来了？”

“什么我老婆？”说到还留在左脸上那个清晰的“证据”，何振飞瞪起眼，没好气地说：“那个疯女人，我发誓，这辈子休想我会娶这种女人当老婆！简直是不可理喻。”

“第两百六十三次！”在一旁的黑崎健慢吞吞地开口。

“什么两百六十三次？”

“这是你第两百六十三次‘发誓’绝不娶庄晓菲这个女人！”高若蔷慢条斯理地接口，“算了吧，何老头！你和晓菲都指腹为婚了二三十年了，我看你就认命一点，别三不五时‘发誓’要抛弃她，免得我们天天看你脸上的巴掌印，啧啧！”她哀声叹气的进了后头的办公室，留下涨红了脸的何振飞和憋笑憋的很辛苦的黑崎健，还有站在一旁想笑又不敢笑，一脸古怪的柜台小姐。

“Shit！”何振飞低低诅咒了一句，瞪了正用一种幸灾乐祸却又很无辜的表情看着他的黑崎健，“笑什么？牙齿白啊？再笑的话小心我扣你版税，连你是财神爷都一样，给我滚进来！”

望着何振飞走进办公室的背影，他对自己耸耸肩，斜眼瞧见那位看来才刚毕业的柜台小姐还站在原地，他轻咳了一声。

“呃，小姐，”黑崎健露出一个帅气迷人的招牌式微笑，“我记得上次来没见过你，你是刚来早班的吗？”

“今天是第三天！”她被他看得有点脸红，脸上却洋溢



着见到偶像的崇拜与兴奋，“黑崎健先生，我是为了你才来的喔！呃……我是说，你的小说好棒，以前我是不看那种推理、神话或是探讨宇宙科幻的另类小说的，可是我有朋友好迷你的书，她介绍我看你的作品，我才知道原来这种小说也可以这么动有趣又吸引人的……”她几乎有点语无伦次起来，叽哩呱啦的接了下去，“还有啊，你那一系列描写另一空间的精灵世界，我好喜欢好喜欢，我甚至想你是不是真的见过它们？不然你怎么写得出那么真实的东西？我……”她又快又急的一连串往下说，正说的口沫横飞、欲罢不能之时，何振飞的声音惊天动地的吼了出来——

“黑崎健，你到底进不进来？皮痒了是不是？”

黑崎健转回目光看着柜台小姐，“你们老板看样子受到的刺激还不小，从刚才吼到现在！”他慢条斯理的说，对她温和的一笑，“别被他吓到了，其实你们老板是很典型刀子口豆腐心的……”这句话好像是形容女人才是，他挑着眉想。不过——算了，反正对何振飞这个人，什么形容词都可以用，性别之分就省了。

“我知道！”她对他勇敢的一笑，腼腆地递给他一张纸，“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签个名？我想我的朋友们一定会很开心……”

“黑崎健，你……”何振飞拉办公室的门正想骂人，一抬眼便瞧见黑崎健已经慢吞吞地朝他走来，一面还高声宣布——

“嘿，伙伴们，你们何老板要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这个月起，每个人加薪百分之十，迟到不扣钱、请假三天内不扣全勤；还有，这个月员工聚餐大家到福华饭店用餐，全部费用由公司负担。”

话说完，他人也刚好走到何振飞的面前。听见后面传来整个办公室欢呼哗然的声音，他对整个脸涨成猪肝色的何振飞露齿一笑：

“如何？我帮你做这个决定还可以吧？这大概是你这个出版社成立五年来，身为老板最受员工爱戴的一次。”他悠哉游哉的进了办公室，将高大的身子往那套价值不菲的黑

《水精涟漪》



皮沙发上一抛。

何振飞看了他半晌，才不甘不愿的关上办公室的门。

“全体员工加薪百分之十？你也太狠了吧！”何振飞咕哝。

“你叫我进来有什么事？”黑崎健睨着他，“该不会又想叫我去帮你向晓非道歉……”

“去你的！不准在我面前提那个女人！”何振飞瞪了他一眼，将一张纸递给他。黑崎健接了过来，快速而且仔细的浏览过一次。

“乖乖，你这小子！出版十五本科幻另类小说，本本超过一百页；再加上那七套共三十本的漫画单行本，每册销售超过二十万！他妈的，你这家伙是存心怼死那些拼命的要死，书却怎么卖也卖不出去的爬虫类啊！”

他将明细表递回给何振飞，不置可否，仿佛这样的结果早在意料之中。

“说真的，老弟！我觉得你学医简直是浪费了。你应该去当个专门研究宇宙间非人类的科学家。”何振飞斜睨着他，“你那个在东京的医院当院长的干爹不是一天到晚要你回去继承他的衣钵吗？不是我说你，虽然说以你现在如日中天的气势，要一下子封笔不再写那些骗人的玩意儿是有点可惜啦，可是你想想，你还有多久可以画可以写？哪一天市场上不再流行这种东西，你可会死得很难看！我看，你还是多为将来打算，考虑考虑回去接你那院长干爹的医院才是上策！否则顶了个医学博士的头衔，却一天到晚写那些根本没有的东西，简直是他妈的不合逻辑。”

“唔……”他闷哼，“你倒是很为我的将来着想嘛！”

“那是当然！我何振飞讲的是现实！”何振飞一脸的正经加严肃，开始滔滔不绝的说了下去，“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只有一个字：钱！除了钱，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到一边凉快去！有了钱，人人敬你三分；没钱的人就像落水狗，人人见你就躲得远远的，深怕你弄脏了他们一样。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没钱的人穷到路边当乞丐；有两个钱的人却吝啬的连丢十块钱给乞丐都舍不得……”



“就像你！”黑崎健慢吞吞地说了一句。

“想想看，这是什么狗屁世界？简直是本末倒置、乱七八糟！这年头学什么最吃香？当然是医！每年多少人挤医学系窄门挤个头破血流、你死我活的，结果能撑到毕业还没疯掉的有几个？而你，黑崎健，有事没事拿了个医学博士学位，不去行医救人却来抢作家的饭碗！这也就罢了，你居然还跨行当漫画家，而且居然还有报社和杂志社请你去为他们写医学专栏，这简直是教那些写灵异小说和画科幻漫画的都去跳河自尽算了！”

“那不是‘灵异’小说！”黑崎健提醒他。

“有什么差别？反正就是根本不存在这个空间里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它们’不存在？”黑崎健有趣地问。

“因为我讲究的是‘现实’！我何振飞凡事要求眼见为凭，没看到的东西教我从何相信起？”何振飞瞪着他，“干嘛？难不成你见过那种东西？”

“没见过并不代表没有！”黑崎健挑起一道浓眉，“至少我不像你那么‘铁齿’！宁可信其有，脑袋里思考的空间会大一点！再者，探讨四度空间里有无非人类的生物并不可能因为看了我的书就相信了，这是个人的看法和论调问题！”

何振飞定定地盯了他半晌，然后耸耸肩。

“算了，说不过你！事实证明是：这类的东西，什么前世今生啦、投胎转世啦，有的没的就是有市场接受度，明明知道它的可信度有限。”

“那可不一定！”黑崎健似笑非笑地说：“谁知道哪一天你在镜子里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空间里的‘人’！”

“照你这么说，你是迫不及待想瞧瞧你自己笔下那些被称为‘精灵’的东西喽？”何振飞从鼻子里哼。

“如果可以，我倒是真想见见！”他懒洋洋地站起身，“我得走了！稿件我已经准时带到，有事再找我吧！”

“小心点啊，老弟！”何振飞的声音略带揶揄的由他身后传来：“依我看，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免得哪一天碰上

《水精涟漪》



了不该碰的东西，那可不是说着玩的！你没瞧见那个外星人的长相都是头大、耳朵大、眼睛和嘴巴也大，就是没有鼻子，还有那完全没有性别特征的身体……”

“还有像你一模一样的头发！”他丢下一句，在何振飞发愣的同时合上了办公室的门。

“他妈的，黑崎健这个混蛋简直是骂人不带脏字！”何振飞搔搔头，低低咕哝了几句：“谁见过哪个外星人有头发的？”

2

黑暗的王國 我最鐘愛的國家

我將以最忠誠的心 宣誓

永遠臣服於你

請允許我 帶領我的侍從

到我歸屬的地方去吧

涟漪睁开了一只眼睛，屏住气息，过了半晌，四周仍然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的呼啸声。她泄气地收回摊开的双手，无精打采地垮下肩膀。

“完了啦！波波，咱们到不了要去的地方啦！”

“滋——滋——”一团浑身白毛的波波从她颈后的头发里钻了出来，一双圆滚滚的眼睛直盯着她瞧。

“我的能量好像消失了一半，连咒语都不灵光了。”她沮丧的，“讨厌！早知道就不学画嫣和若叶她们一样留在人类的世界里了！一点都不好玩。我已经试了两百次了，还是到不了该去的地方。”

波波打了个哈欠，仿佛没听到她说的话般闭上了眼睛开始睡觉。

“怎么办？难道咱们要这么一直留在人类的空间里飘



荡，然后莫名其妙的消失不见，连黑暗王国都回不去吗？”她烦恼地来回踱步。

怎么办？回去求救？不行！她坚决的对自己摇摇头。当初是她自己硬要留在人类世界里的，如果回去求救，岂不要让右护卫伊殷和沙奇给笑死了？再者，画嫣和若叶那两个家伙是专门以取笑别人为乐趣的，要让她们的知道她连该到的地方都到不了的话，那就不是“丢脸”两个字可以形容的了。

该怎么办才好咧？她懊恼的抓抓头发，斜眼瞄见波波已经瘫在地上睡的呼声震大，她瞪起眼，用一只手指头去戳波波的肚子。

“好哇，我在想办法，你还有心情睡觉？”她嚷，满意的看见波波触电般的弹了起来在空中不分东西南北的乱飞一通。

成功了！她抱着肚子大笑了起来。她就知道这招一定有效——波波天不怕地不怕，惟独最怕痒，而且最大的弱点在它圆滚滚的肚子上。

“滋——滋——”波波发出不满的抗议。

“别吵！赶快想办法要紧嘛！”她睨了波波一眼，歪着头开始深思了起来，波波也学她歪着头。

“有了！”她一弹手指，原本无精打采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我想到好方法了，波波！”她得意洋洋的站了起来，喜滋滋地说：“我知道咒语出问题的地方在哪里了，难怪我们一直到不了那里！我就说嘛，堂堂黑暗王国的水精涟漪，绝对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她滔滔不绝的说，只见波波一脸怀疑的看着她。

“来吧！咱们该出发喽！”她自信十足地发号施令。波波虽然不相信她那不怎么灵光，而且失误率特高的三脚猫法术，但还是很捧场的钻进她的颈后。

她缓缓地摊开双手屹立在风中不动。夜风撩起了她的长发，水蓝色的轻纱迎风飘逸，无数的淡蓝色水珠在她四周飞舞盘旋。她合上眼睛，屏气凝神的倾听着空气中流动

《水精涟漪》



的声波和频率，一串咒语低喃而出——

黑暗的王国 我最钟爱的国家

我将以最忠诚的心 宣誓

永远臣服于你

请允许我 带领我的侍从

到那与我能量相同 我将以他为归属的地方去吧



黑崎健根本不知道那个突然从他浴室天花板上掉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前一秒钟他还抓着莲蓬头冲着头发上的泡沫；下一秒钟他已经怔怔地瞪视着眼前那个莫名其妙凭空出现的“不明飞行物体”，连自己下身只围了一条浴巾都忘了。他直直地盯着那个背对着他泡在浴缸里，有着一头黑亮长发的“东西”，衷心的希望不是外星人攻打地球了。

“哎哟，好痛！”涟漪吃力的想从那个比一般浴缸大三倍不止的“游泳池”爬起来，一面揉揉被摔痛的臀部，一面抓住浴缸的边缘又呕又吐的咳了一大口口水。她用手拨开了被水浸湿全贴在脸颊上的发丝，这才看见那个两眼直盯着她，一手还抓了个一直在冒水的“东西”的男人。

然后，有好半晌，两个人直直地瞪视着对方，谁也没有先开口。

黑崎健闭了闭眼睛，一时间还无法从看见那个“不该看到的東西”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老天，她是个“人”吧？他缓缓地睁开眼睛，开始缓慢而仔细地打量过那张清秀绝美、脱俗的不染尘世气息的精致脸庞。天啊，世界上居然会有这么美丽的小东西。他不可思议的盯着她看。而且——看她小小的脸庞上那一双溜溜转、灵活慧黠的大眼睛闪着好奇和困惑的光芒，绝对不会超过十四岁，怎么也无法把和何振飞口中的“外星人”联想在一起，这……究竟是怎么一事呈？

“我在哪里？”

终于，一个略带好奇的女性嗓音打破了沉静。他一震，表情由呆愕转为说不出的古怪。

“你会说人话？”黑崎健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



她还来不及回答，一团毛茸茸的白色棉絮由她颈后钻了出来。他一愣，怔怔地瞪视着那团“棉絮”跳到浴缸边缘一样又吐又咳的吐出一口水来……

黑崎健相信自己现在的表情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瞠目结舌、目瞪口呆。

“波波，你还好吧？”她急忙拍它的背——如果有“背”的话——一面嚷，声音里有掩不住的得意，“我们成功了，波波！我就说吧，相信我准没错！虽然姿势并不在怎么优雅，不过还算落地成功！”

“嘶——嘶——”波波虽然因为喝到水导致声音有点变调，但它还是很忠心的表达对主人的推崇之意。

“你……”他好不容易想找出一句话来说，出来的声音却像被人掐住脖子一样，“你是……它……它是……”

“你是黑崎健，对不对？”她胜利地看着他，声音里有着“我一定猜对”的骄傲。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他过了半晌才迸出一句，有些恢复了镇定。

他的目光警戒而慎重的扫视过整个五平方左右的浴室。浴室里惟一的窗户是关着的，照理说她不可能从窗户进来，再者，如果她从浴室的门进来，他面对着门，不可能没看到，何况她是出现在他身后的浴缸里？

那……她是怎么进来的？就算是外星人，也会有“飞碟”这个东西做为乘坐工具吧？可是他连个像飞碟的盘子都没瞧见。

“你放心，我和波波没有恶意，只是想来借个地方住而已！”她手忙脚乱的想从浴缸里爬出来，好不容易把身上的水拧干了，波波却乐得把那一缸水当游泳池的往下扑通一跳，溅得她一身都是！

“嘶——嘶——”眼见奸计得逞，波波幸灾乐祸的满浴室乱飞，差点没直直的往黑崎健的脸上撞过去——还好它及时刹车；可是却足以令黑崎健反射动作般地举起在左手手还在冒着热水的莲蓬头来挡，波波一个闪避不及……

“滋——滋”它哀叫一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钻到